

憲兵學校艱困中復校



←筆者高雙印於憲兵學校受訓時留影。
(圖/高雙印)
↓于右任手書「憲兵學校」之大門。
(圖/高雙印)



憲兵學校於民國二十五年在南京成立，是培養憲兵幹部的搖籃，抗戰期間隨戰事曾播遷至湖南、四川等地，後因戰亂而一度停辦，民國四十二年復校，我是復校後第一屆學兵班學生。

憲兵學校原址是在淡水河畔的三重埔，靠近臺北橋的一塊荒蕪沙丘上，當時僅由工兵將校地略為整平，搭建十數棟簡易木造寢室和教室，學校就開始招生了。校舍僅可勉強遮蔽風雨而已，其餘如道路、操場、教練場等，全靠在校師生利用課餘時間及犧牲休假，以圓鋸、十字鋤、銼手、鐵錐等工具，一面上課、一面作工，歷時數月，待學校略具規模後才舉行復校典禮。

早年憲兵培育之體制與一般軍種並不相同，憲兵必須經過完整的士兵、士官訓練之後才能成為軍官，所以當時憲兵學校有學兵班、士官班、特業班、學生班、初級班、高級班等班別，憲兵高級軍官皆須逐一完成所有的訓練才能晉升。

復校典禮在大雨滂沱的操場進行，由時任參謀總長周至柔上將親臨主持，他勉勵師生風雨生信心，並明確指示應增強海、空軍相關課程，培養憲兵具備各軍種的智能，真正成為三

軍表率。而露天聽訓的官兵，盡皆淋成落湯雞，且地面溼滑，一身武器裝備全是泥巴，但官兵仍士氣高昂。

當時物質條件奇差，學校洗滌用水全賴手壓泵浦供應，僧多粥少緩不濟急，每晚操課完畢，多由幹部帶隊就近到淡水河邊去清潔滿身的汗污，學員們都安之若素。

教育內容則概分學科、術科兩大類；又有通識（如法律課程）及專業（如刑案偵查）之別，老師、教官都是一時之選，猶憶國際法是由能模教授（巴黎大學法學博士）擔任，從日內瓦公約講起，口若懸河，從不看稿，當時聯合國已在討論排我納粹案，于教授感慨地說：「國際無道義，唯自立自強。」搏擊教官潘文斗曾榮獲在上海舉辦的全國運動會摔跤冠軍，上課時親自示範摔角、擒拿、刺槍、奪刀等動作要領，名師教導，讓學生獲益匪淺。

「哲人曰：已遠，典型在夙昔」，轉眼業已度過六十多個寒暑，老成多凋謝，往事化雲煙，謹以拙筆追念前賢以勵來者。

（作者速寫）高雙印，憲兵學校在臺復校首屆學兵班結訓，陸軍官校專修班十一畢。憲兵服務十一年，後轉任軍訓教官，七十八年上校退伍。

瓊州山區居民助剿匪



↑民國37年鍾光亞（右）在湘南師管區上尉政工幹事與同袍合影。
(圖/鍾光亞)

民國三十九年，抗日戰爭雖已結束，但國軍卻又陷入國共內戰的泥淖中，士兵們身心俱疲。我於同年隨軍駐防海南島，擔任一八六師政工隊長，當時國軍部隊中的主管職務經常輪調，因我是陸軍官校畢業，且當過副連長和排長，後被調任步兵連連長。

一八六師的官兵皆粵籍，會聽也會說廣東話，海南島（含五指山）的居民說的是與粵語大同小異的海南島話，但山區居民卻有另外的方言，廣東人聽不懂；因此駐防海南島先要解決語言溝通的障礙，所幸一八六師有來自瓊州山區的軍士，因此在語言上沒有遇到太大的麻煩。

當時瓊州情勢複雜，匪首馮白駒盤踞海南島多年，中共在海南島有支隊，人數多時約有六千人。馮匪為海南島當地人，對海南島地形非常熟悉，馮白駒的部隊原與當地居民相處得還算和睦，而後因兒女私情牽扯不清，匪軍竟強占山區居民人妻為己有，造成糾紛四起，甚至兵刃相見。當時廣東省主席派保安團進剿馮匪，但保安團兵力有限，過一陣子後也就不了了之。

抗戰勝利後，中共舉兵作亂，海南島保衛戰總指揮官薛岳將軍，不容馮匪為禍，便指派一八六師清剿馮匪餘孽。我師被賦予此任務，除了因為能夠與當地山區居民用通用語言溝通之外，當時由保安旅改編而成約三千人的部隊，無論裝備、訓練，尤其是基層幹部的素質，也不及另外兩個師。

中共第四野戰軍林彪號稱擁兵二十

萬，正張牙舞爪地要「解放」海南島，海南島指揮官當然要留駐精銳部隊來對抗強敵。馮白駒盤據五指山多年，山上的一草一木如數家珍，加上五指山當時並未開發，連個羊腸小徑都尋不著。後來聽山區居民說，馮匪的部隊人多槍少，所以到處偷襲國軍的哨兵及散兵的槍械，因此建議我軍埋伏少數部隊作餌，由他們誘發「眼線」，於是我軍埋伏一個加強連，若發現共軍行蹤，立即使用他們的方法，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從山洞、山頂、山腰、山腳等處，或包抄、或包圍、或堵截、或尾擊，對共軍窮追猛打，在這些零星衝突中，雙方互有勝負，但我軍也立下一些戰功。

但即使如此，我軍還是未能守住海南島。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共軍完全占領廣東省，逼進海南島，幾番戰役我軍幾乎全軍覆沒。最後約有七萬軍民撤退來臺，解放軍占領了海南島及東南沿海諸島，也讓固守瓊州以反攻大陸的志業，最終沒有能夠實現。

（作者速寫）鍾光亞，民國十一年生，陸軍官校二十期畢。曾任副連長、政工隊長、營指導員、團政工室主任等職，民國四十八年退役。

民國52年，先總統蔣公（中）至臺南新化知母義營區視察虎賁部隊時合影。(圖/吳紀川)



在歲月的磨練中，我們曾堅毅地奮鬥過；在浴血的疆土上，我們曾勇敢地戰鬥過；在蒼天的佐證下，我們曾是敵人的眼中釘，是我同胞的守護神。我們經歷過國家最危急的年代，戍守過每一寸芬芳的土地，弟兄們胼手胝足、前仆後繼、無怨無悔、奮勇制敵，為的就是將虎賁精神長留青史，我們是六十八師的勇士，也是中華民國的守護者。

國軍的虎賁師並不是只有一個，第一個虎賁師是民國三十二年在常德會戰中固守陣地勇敢犧牲的七十四軍五十七師，師長余程萬率八千三百餘勇士，不懼日軍之優勢火力與生化武器死守常德，最後突圍而出的只有八十三人，五十七師以血肉築長城，展現國軍的氣節，也打響了「虎賁一師」的威名。第二個虎賁師是六十八師，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因應國家需要而在臺灣成立，與同屬第六軍的六十七師、六十八師、六十九師，分別被稱為虎嘯、虎賁、虎威師。

六十八師於民國四十年師投

入遷臺後的首次閱兵大典，先後駐防金、馬、澎等地，歷經九三、六一七等砲戰，開鑿金門南陽、南溢坑道，協助關建中橫公路、金門機場、馬祖南竿與北竿機場、金門一二四砲陣地、金門發電廠等，也曾支援八七水災、葛樂禮風災之救援工作。並參與高山、化平、南昌、岳陽、南雲等重要演習。

民國五十八年六十八師於嘉義水上實施反空降作戰演練，其後的各次演習，全師弟兄在長官的指揮下奮勇剿悍，贏得蔣公與陸軍總司令于豪章的嘉許，也獲得駐華美軍顧問團一致推崇，認為六十八師的戰力，與當時南韓的白馬師不分軒輊，可以直接投入越南戰場。

六十八師獲得的殊榮，除弟兄們努力外，也緣於歷任師長領導有方，如王潔、馬濂心、彭啟超、雷開道、馮應本、楊玉芳、殷宗文、于豪章、張兆鈞、李世遠等將軍們，讓六十八師成為能征善戰、令敵人聞風喪膽的精實部隊。

可惜的是，民國七十二年漢光演習，六十八師於澎湖進行反登陸對抗及火力示範後，師部奉令改編為澎湖防衛司令部，所屬各團整編到其他部隊，使這個數十年來，由成千上萬袍澤休戚與共，一起努力創建的部隊告結東，部隊番號也被撤銷，六十八師從此成為回憶的往事。

民國八十八年五月，曾擔任六十八師政戰士的吳伯雄以及夏全成、林清文、芮文傑、王雲龍等多位北部地區退休官兵發起組成虎賁官兵聯誼會，每年定時聚會，老弟兄們也都踴躍出席，每次開會五、六十桌以上，大家把酒言歡，回憶過往，彷彿又回到充滿豪情的年輕歲月。回顧並紀錄虎賁部隊的歷史，就是保留弟兄們努力付出的成果，讓它成為永遠不朽的傳承。

（作者速寫）吳紀川，陸軍官校專十一期畢。曾任六十八師排長、連長、侍從官、裝騎連長、師團參謀。民國六十二年少校退役，轉任公職服務二十餘年。

虎賁部隊成憶往戰力精實永流傳

更正啟事

一四〇〇期一版「監察院聯合巡察 肯定澎湖縣榮服處照服服務」內文國防及情報委員主任秘書王書銑，正確應為王鈺。

三版「大鵬隨筆」左下角照片圖說「日軍強擄刺殺我青年或百姓」，此照片真實情境為「國軍於雨花台槍決南京大屠殺日軍之劊子手」。

編輯部編輯過程疏漏，特此更正，並在此向讀者致歉。

徵文快訊

《榮光雙周刊》徵求榮民伯伯們的軍旅回憶。文長勿超過一千字，並請附上軍裝照片或與同袍團體照，照片請附說明，投稿請註明姓名、電話、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投稿請寄 email 至 glory@ctee.com.tw，或郵寄至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三〇三號五樓「榮光雙周刊編輯部」收。稿酬從優，一稿請勿多投，來稿恕不退件，投稿請自留底稿。

注：撰稿人同意獲採用作品以商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著作人，且其著作財產權同時讓與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刊登於《榮光雙周刊》及電子報，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並同意不行使（主張）著作人格權。

編按

本刊「榮民園地」所刊登之參戰見聞，因投稿者觀點、記憶、戰時難以確切紀錄等因素，與相關史實記載或有出入，內容不代表本刊立場。

因投稿踴躍，「榮民園地」以配合戰史、時令等相關主題的來稿優先刊載，其餘投稿會盡快安排刊登，敬祈見諒並耐心等候。

《榮光雙周刊》編輯部敬上